

秦风↓编著

宽容与正义

KUAN RONG YU ZHENG YI



KUANRONG YU ZHENG YI

秦风↓编著

文匯出版社

宽容与正义



目录

宽容与正义

自序 1

他们是谁？为什么这样做？ 4

日军屠杀、羞辱中国战俘 8

宽容的民族精神 12

美欧战俘对日军的深刻体会 24

中国善待日机飞行员战俘 34

日本陆军铁蹄踏过之处 50

日俘日侨和平遣返 68

日侨支持日军作战 76

胜利后中国保护日侨 82

日俘重新认识中国 90

“美丽新世界”的错误与错觉 100

中国人的愤怒与抗议 132

殖民台湾的真相 140

帝国幻影的破灭 152

战后日本的困顿与重生 162

重生中未解决的问题 182

没有比这种扭曲更丧尽天良了 192

靖国神社的性质 212

悲剧的根源 230

东京审判的道德与权力 252

日本的和平力量 266

人性中的良知 272

发展才是硬道理 278

自序

1983年，我离开学校三年，干过几份工作，后来在一家录像带杂志社担任主编。当时台湾刚有录像带出租行业，大部分是日本电视剧，我的工作就是观看录像带后写介绍，让我们的读者事先知道每一盒录像带的大致内容，哪一出戏比较好看。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出连续剧谈到三个日本好朋友在战时及战后的遭遇，他们在南洋作战，其中一个受了伤，另一个大哥型的男主角抬着他大喊：“你不能死，你绝不能为这场愚蠢的战争而死！”我的眼睛深深为这一幕所吸引，日本兵公开在战场上对着同胞骂这场战争是愚蠢的，对我而言，是一种新的视觉经验。战后这三个朋友回到日本，投入混乱贫穷的社会，当时到处都是投机倒把的生意，失业的复员军人，流浪的孤儿、妓女、美军人员都挤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这三个人也开始做非法生意，上面提到的那位大哥带着另外两个人以投资致富为名四处敛财，实际上是骗钱。大哥还找了一个女人色诱这两个人，以性能力来判断他们做事的雄心和干练程度（日本戏多少都会有这类的情节画面）。这出戏的情节发展让我震撼，因为那并不是由正人君子角度出发的反战戏，那位大骂战争愚蠢却在战后四处诈骗的男主角是基于人性的自私，而不是什么伟大的和平理想。的确，怀抱公理正义的正直人士在战前的环境中，很可能都被诱骗赴死沙场了，真正能轻易揭开日本军国主义状似大义凛然的谎言的，不过是人性中的自私，这种表现方式让我回味无穷。此外，许多日本电视剧也表现出战后日本社会的景况，包括从海外返乡的军人，重建生活时在家庭和社会所遭遇的问题。这些情节都非常吸引我，因为过去我对这一部分实在是太陌生了。

其实不只是我，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如此吧！我们十分清楚日军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胡作非为，既可耻又可恨！正因为我们这样感觉，所以多少也以为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没错，如果今天日本民间做一份民调，绝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会认为那场战争具有侵略性质，是错误的，不过如果论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那么他们的情感陈述就复杂多了，不是那么非黑即白，不少人甚至会出现自我辩护的情况。这意味着，整个民族在情感和行动上都参与了那一段从明治到昭和、从光荣胜利到悲惨失败的历史，过去和今天怎么切割？甚至过去的胜利与失败怎么切割，事实上日本人自己也没最后的定论。我对于日本人的主观情感在时代脉络下的变化过程极感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会真正了解对方言行背后的一长串的原因。

要进入这样的心灵世界，我必须生活在日本社会一阵子，真正跟日本人交往过，见识到他们的人际伦理以及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规范。然而说容易，做却不简单，因为我跟每一个人一样，需要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这样的念头只能搁在心头。直到1990年我因工作负伤，向单位申请出去休养身体，终于借机一偿夙愿，到

日本待了五个月，亲身印证那个我在电视电影里看见的日本，此后每年几乎去日本两三次。我的感觉是，日本的优点是一眼就看得见的，包括干净的街道、便利的交通，永远挂着笑容的店员，守秩序的行人等等；日本的缺点却是需要生活一段时间才感觉得出来的，包括千篇一律的工作，过分严明的等级伦理，严重的自我压抑，中年上班族每天回到家都已是晚上十点，隔天一大清早就爬起来烫衬衫，然后去挤电车，到了办公室里又是不断开会写报告（至今我仍想不通他们为何成天写报告）。到了周休二日时，便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称之为“休息”。就像每天一律穿著藏青色西服上下电车的上班大军，日本人工作生活的高度规律性是十分惊人的。就精神层面而言，这意味着高度的自律，以人口庞大的东京都为例，能在如此小的生活空间做到一尘不染（城市里常听到乌鸦叫声，空气必须是干净的），有条不紊，背后必然是有赖于每一个人强大的自我纪律，本质上也就是强大的自我压抑。同时，强烈的凝聚力与强烈排他性往往只是一线之隔，一个团体越团结，往往也是越排他。历史上，日本人有吸收外来文化和工艺技术的传统，能够很快模仿新技术，引为己用，因此对于外在强势文化的存在是十分敏锐的；而另一方面，其心理上又存在一些非常单一闭锁的层面，表现之一就是对外关系上的不善沟通，日本外交官通常不是太客气，就是太鲁莽。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日本右翼的观点根本上即源于日本民族心灵闭锁的一面。1993年我采访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那是我第一次近身观察右翼人物的言行，第一次听到日本右翼完整的论述。石原既反美又反中，同时也看不起女人，看不起本国的弱势的群体。在BBC电视访谈中，石原一口战前风格的日本语，正经八百地批评美国政府，可是私下他在我们面前却是满口美式英语，明显是很喜欢、很崇拜美国的。对中国，他的口气很硬，可是近年我和日本友人在电视上看见石原到钓鱼台宣传时因怕危险而不敢下水登岸的画面，不禁哈哈大笑。今天的日本右翼根本是假货，他们大力赞扬战前的军国主义分子多么英勇时，仿佛自己也随时准备切腹，实际上遭遇真正危险时，却是怕得要死。就像漫画家小林善纪来台湾两个星期，画了一本《台湾论》，对中国人极尽污蔑之能事，后来台湾有人写信要他最好别再来台湾，此后他就真的再也不敢来台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让我确信，今天的日本右翼根本只是冒牌的“神风特攻队”，他们只会在喝了“肉弹三勇士”的兴奋剂后大言不惭，然后在对手猛烈反击后又匆忙退场。

今天的日本社会已不一样了，经过半世纪多的民主洗礼，民众不可能再回到战前那样的社会，不可能光听了上面的一些话就冲向火海；今天的日本人和你我都一样，希望多一些收入，少一些工作；多一些自由，少一些束缚。他们固然要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右翼假借日本传统荣誉所发出的煽动性语言有时可以勾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不过如果事情发展到引发与邻国无休止的纷争，甚至可能流血的地步，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人利益时，那么日本社会的理性中道力量将会显现，毕竟民主的价值正在于可以包容任何激进思想，同时又有绝对的理性力量阻止任何激进思想试图成为社会唯一的选择。日本并没有悠久的民主传统，不过半世纪多的民主实践也

产生了相当的成果，也不是一击就碎的。右翼的刺激性言论有其社会土壤，但更多是一种情绪消费，甚至带着商业市场的动机。不过当这种消费行为最终违反利益时，也就等于违反其消费的利益原则，便会立即转向。再者，战后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美国保护的状况，这个保护的背后涉及美国在二战中的道德角色以及在战后东亚的战略利益，右翼如果要恢复战前军国主义富国强兵的之路，势必首先要颠覆美国的角色，这种念头离现实实在太远。最后，近年中国国力迅速强大，对右翼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尤其经济上日本从中国市场受惠，取得其成长的动力，更使得中国可以使用经济力有效地压缩右翼在言论市场上的消费行为。

凡此种都让我清楚看到，今天日本右翼的言行本质上不过是装腔作势，带着投机的性质，此后当我再看见他们的说法，包括靖国神社游就馆墙上的荒唐话时，反应从过去的愤怒不满变成今天的讥讽揶揄；尽管如此，对于日本社会曾走过的心路，仍然应该重视。我有计划地找来战后日本电影公司拍过的战争片，尤其是耗费巨资、动用大批编导人才拍摄的大型战争片，一部部认真地看，包括《长州战争》、《战争与和平》、《明治天皇与乃木大将》、《日俄大海战》、《二·二六事件》、《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零式战机》等等。虽然这些战争片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而只是大众文化和娱乐，但它们确实代表了日本主流社会的历史情感，因为如果不是，就不可能激起共鸣而取得卖座的成绩。大抵来说，这些电影对于明治时代的战争几乎都带着赞扬的口吻，只有少数有反战的意识。不过对于明治以后的战争，则多数持批判的立场，反映军国主义下盲从的愚蠢行为，尤其是狂妄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值得说明的是，这些电影即使是带着反省意识，也绝少表现日军在其它国家的残暴行为，而是透过日本军民在对美军作战中的悲惨遭遇来体现反思。这意味着，一般日本国民对日军在亚洲邻国犯下的杀戮罪行，印象的确十分模糊，甚至对于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状况也是概念不清，而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尸体堆积在西太平洋岛屿的海滩上，存活者徘徊在饥饿、疾病以及美军火焰枪下的惨况却记忆深刻。尤其日军以武勇自诩，惯常以整个联队正面冲锋，而美军却恰巧相反，飞机大炮先狂轰滥炸一番，部队再一涌而上。加上日军强调宁死不降，战到最后—兵—卒，又迫使美军不断研发大规模毁灭武器，以瞬间全歼对手的方式减少美军本身的伤亡。在冲绳战役中，日军与美军战死的比例是10比1，实战中的惨况可想而知。如果连拿武器的日军伤亡都如此惨重，被日军强迫绑在一起的日本百姓更不用说了。从1944年初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段日子，无疑令日本人刻骨铭心。

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夕，笔者编撰此书，目的正在于使一些事情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过去中国人对于太平洋战争多少当成“外国史”，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遭遇当成“日本史”，虽有一些专论介绍，但基本上把它们与日本侵华战争做主题的切割，其实它们是互为因果，紧密相连的。在本书中，笔者将它们连成一体，不以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来相连，而是以相关议题内在的因果关系来联系，通过图片深入浅出地说明和评析，以呈现历史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形成的前因后果。

他们是谁？为什么这样做？

这三位先生是谁？可以看出他们并非非洲原住民，而是乔装的。既然如此，为何要乔装？谁要乔装？答案可能令你惊讶，他们是抗战时期的日军战俘。1940年3月，设于桂林的国民政府军政部俘虏收容所“仁爱村”举行第二次运动大会，参加的日俘化妆成世界各民族人士，作为表演竞赛项目。

这样的画面确实令人莞尔，从没想到日本兵会是这样的打扮，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我们就要从这个特殊的画面开始讲起，谈战俘、谈战争、谈历史，谈到今天中日两国人民的处境以及相互理解合作的需要。这本来应该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大论，但我们试着用清楚扼要的文字，生动写实的历史照片来描绘这些繁复的轮廓，希望化繁为简，同时更深入脑海。

一般中国人多以为，八年抗战结束了，中国人赢得了艰苦的战争，日本战败了，同时也认识到侵略战争的错误，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简单。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成功地现代化，鼓舞了几代日本国民齐心建设，编织了许多令日本人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美梦，其国力达到日本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日本今天高度发展的经济与科技是百年基础的延续，因此那段历史留在日本人民记忆中的岂会只是“侵略”两个字。日本的发展与侵略两者之间如何划出一条线，在认识上正是一项困难的挑战，不仅对日本人，对中国人亦然。

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仅在于飞机大炮，更在于生产飞机大炮并且肆无忌惮使用武器于他人的思想意识，到了八年抗战，这个问题显得凸出，因为我们开始有了日本战俘，我们如何对待日俘必然牵涉到这个基本的认识与思考。这是一场比军事战场更激烈的战争，触及民族的心灵深处，可能要延续好几代人。必须说明的是，日军除了在负伤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容易成为俘虏，因为他们长年被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日本人绝不可能战败，因此只能战死，不能被俘。毛泽东曾形容日军是“硬核桃”，确实如此。有时为了彰显其不畏死的精神，日军将领宁愿在正面对决中牺牲大量兵员。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使用新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日军采正面作战，又拒绝投降，造成大量军民的伤亡。同理，日本投降之前，日军在中国被俘的人数不过千人，分散在几个收容所里。人数虽然不多，但对对待他们的方式无疑反映中国人界定这场战争的性质，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我方在日本反战友人的协助下，针对日俘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洗脑的情况，展开反战教育，让日俘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为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严重的祸害。更重要的是，我们善待日俘，绝不施以报复性的羞辱，以激发其同理心，使其由侵略的迷思中醒悟过来。一开始，日俘心存质疑，甚至表现出抵触情绪。但在我方人员耐心、诚意地解说下，开始真正体会人与人生而平等、应以良善相待的真谛。日俘开始管理自己的生活，规划生活娱乐，有较大的生活自由，并且慢慢地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对于中国人而言，强忍国土被侵占、同胞遭屠戮凌辱的苦痛，对日俘展开关怀的双臂，并不那么容易，但这却是反侵略思想战争中极重要的一步。

日俘化妆表演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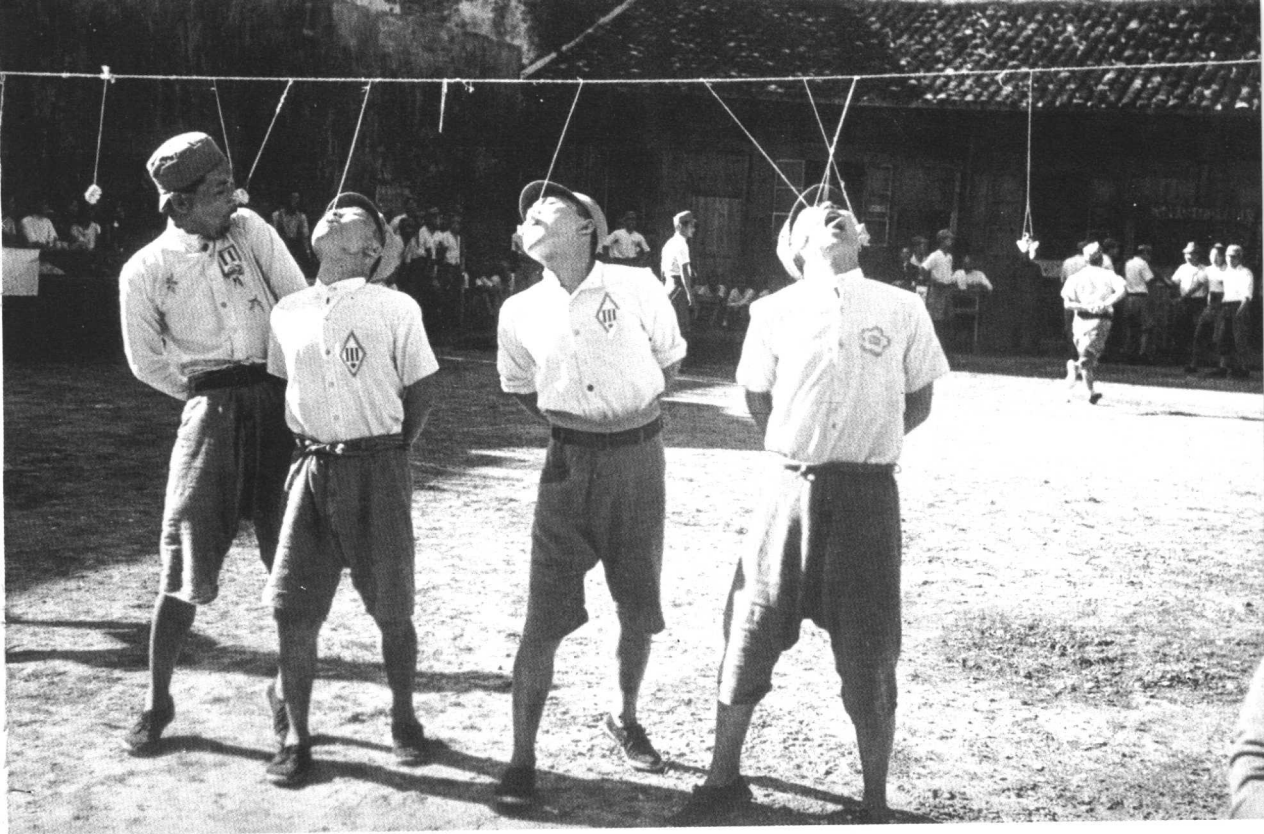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日俘“仁爱村”第二次运动大会中的化妆表演竞赛。国民政府军政部最早设第一收容所于西安，台儿庄战役后，设第二俘虏收容所于贵州镇远，对日俘进行感化工作，称“和平村”，并挑选思想觉悟的日俘进行反战工作，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1939年冬，在昆仑关战役中，我军又俘虏了一批日军，遂在桂林设第三收容所，并由此产生“反战同盟西南支部”。





2 人性化的管理

1940年，“仁爱村”中的日俘在化妆表演竞赛中，装扮成阿拉伯人士，引来周围众多的笑声，在人性化的管理中，日俘感受到中国军民的善意。



3 日本式的团体游戏

1940年，“仁爱村”运动大会，日俘比赛用嘴衔物以及奔回起点的速度，这是一种日本式的团体游戏，反映了这个体育竞赛的具体项目是由日俘自己组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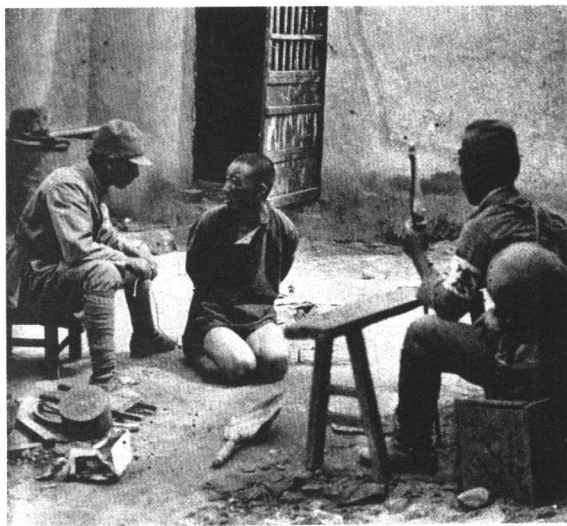
日军屠杀、羞辱中国战俘

相对于中国人善待日俘的种种事情，我们完全看不见日军善待中国战俘的影像纪录，哪怕是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也行，事实上确实是没有，一张都没有；相反地，我们却看见一大堆日军屠杀和凌辱我方战俘的照片，都是由日军官兵自己所拍摄，尽管军部盖上“不许可”印章，不准发表，但却同意日军士兵或随军记者拍摄，作为“私人收藏”之用。被俘虏的中国军人已放下武器失去抵抗能力，日军屠杀的目的只是为报复、泄愤，甚至只是拿来作为新兵训练拼刺刀的活体。这种行为背后的意识是对生命没有任何的尊重与珍惜。事实上，日军战败时动辄自决，甚至强迫同袍和同胞自杀，对自己与战友、同胞的生命都不怜惜，何况是被他们视为敌国的战俘。在日军的眼中，战俘不是有父母、有兄弟姊妹的血肉之躯，而是猪狗不如，可以任意殴打杀戮，或是驱使为终日劳役的免费工人，饿死病死都无关痛痒。也就是在这种残忍的意识下，无数中国军民同胞枉死在日军的刀下。中日两军对待彼此战俘的方式决定了双方道德的分野，也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这是今天我们缅怀先人的血泪的同时，应牢记我们所坚持的正义的性质。



4 无言的血与泪

1937年12月，日军由上海向南京进攻时，一路烧杀，图为日军骑兵用绳索捆绑着一批中国战俘，并拖着他们前进。整个画面清楚显示，日军如何对待中国战俘。



5

逼供

在华北战线方面，日军三个师团占领北平，并向山西进犯，爆发“太原会战”。图中是1937年8月8日，日本宪兵队在天津附近的一处农舍审讯一名中国军人，这位中国人跪在地上，全身遭捆绑，前方审讯的日军军官手持武士刀，左为日军翻译，低首问话，中国人则是一脸无助。这张照片为日方所摄，战后始公开，另外还有几张照片是被砍下人头的中国战俘，显示伴随这类审讯之后的是斩首处决。

6 练刺刀的活体

1937 年底，日军在南京郊外命令中国战俘自行挖壕沟，然后用刺刀将他们活活刺死，倒在壕沟之中，手段凶残无比。这批照片是日军医院卫生伍长板本多喜二拍摄，战后公布，震撼各界。





宽容的民族精神

为了更好地对照说明，我们再回到上面的日军第二俘虏收容所“仁爱村”的运动大会，并且再一次地问问自己的内心：当敌人凶残地残杀我们的人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如此善待他们，难道我们不愤怒，不“以血洗血”吗？善待敌俘的做法真的值得吗？抗战的先人告诉我们，不只是值得，还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就必须坚持以正义的准则来处理彼此的问题。我们的先人流血牺牲，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要狠狠地报复，而是为了更远大的目的，人类应透过对彼此的宽容、对正义的坚持以实现相互合作提携，促进世界和平。如果我们的行为变得跟凶残的敌人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跟他们一样地失败。我们不要失败，要追求全体人类的成功。以下我们展示更多史实的对照，以彰显先人的精神所在。

7 担任记录的资深军人

1940年，日俘“仁爱村”运动大会中担任记录的日俘人员。日俘中有少数的高级军官，具有长期的军旅资历，虽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但因见识广，精于世故，有时思想转弯的速度甚至较年轻人快。



